

# 人口減少的反思

沈嘉仁著 黃懿縈譯

一七九八年，多瑪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發表《人口學原理》的初稿，他首先提出兩個甚有信心的假設：

- （一）食物是生存所必需的；以及
- （二）兩性之愛將會持續。

馬爾薩斯歸納出令人沮喪的結論，即人口比糧食產量的增加速度快，無可避免地導致饑餓、動亂、戰爭和饑荒。

當他首次將他的想法發表時，全球有近十億

人，到一九六零年已增至三十億。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現「人口爆炸」，這種擔憂回來了。保祿與威廉·派克（Paul and William Paddock）在著作《饑荒一九七五！》（1967）的標題裡使用一個感嘆號，接著有保祿·埃爾利希（Paul Erlich）撰寫《人口炸彈》（1968），以及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1972）。幾年後，當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對外開放，西方這些對於人口和自然資源的擔憂獲得北京採納，結果催生了「一孩政策」。本刊曾經有相關論述。（註一）

在二十一世紀，我認為也可以有信心地提出兩個假設：

- (一) 競爭為適者生存是必要的；
- (二) 由於廣告的作用，人們將繼續熱衷購物。

我得出令人沮喪的結論，就是城市居民將不會繁衍後代。中國越來越城市化，所以它將成為人口老化的眾多國家之一，當人口達到頂峰後，將慢慢下降，然後以指數方式收縮，經過十幾二十年，拖累經濟增長下跌。讀者可以隨便挑戰我的邏輯，希望時間會證明我是錯的。

### 現代生活將不會失去競爭

競爭為適者生存是必要的，一定程度的競爭使人不會變得懶惰。昔日在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力低，而在城市裡，鐵飯碗制度使辭退懶人幾乎不可能。由於當局不斷強調合作，任何人為了個人前途而比一般人更努力工作的，往往被劃

為「走資派」——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

競爭可以激勵人，但一個好的觀念不一定成為一件好事。今時今日，有些人在相當年輕的時候，非常努力在電腦前埋頭苦幹而猝死；更常見的是，打工一族罹患內臟潰瘍。一九九七年出生的孩子比一九五七或六七年出生的更有望獲得大學錄取，但中學的功課負擔和入學試成績的壓力卻令他們精神崩潰甚至自殺。地平線上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我們的生活在個人、家庭或國際層面的競爭將會減少。

《極速緋聞》(Scandal Makers) 是韓國二零零八年的賣座電影，一個年約四十歲的鑽石單身漢在應門之後，看到兩個陌生人：一位年輕女子與一位小男孩。年輕女子對他說：「你還記得你十幾歲時的同學X小姐嗎？她是你的初戀女友，也就是我的母親。」單身漢接著低頭看看小男孩，小男孩笑向他叫了一聲：「外公！」男孩穿著破舊

衣服上幼兒園，被同學嘲笑，於是這位外公帶他到高檔商場剪了一個昂貴的髮型，還給他購買名牌鞋子和衣服。當男孩以百萬富翁的外型回到幼兒園，同學對他變得尊重。經過多次聳人聽聞的跌宕起伏，電影有一個圓滿的結局。單身漢感到與家人在一起比他過往與任何女朋友一起時快樂得多。韓國在世界各地具有巨大的「軟實力」，尤其是在中國。

《極速緋聞》是一齣維護生命的電影：它沒有提到墮胎，但指出年輕一代是寶貴的，成年人可以在照顧孩子和孫子時獲得莫大的喜悅。不過，這齣電影抗拒簡樸生活：兒童和成人為了得到前輩的尊重，需要打扮成富貴的模樣。

競爭在生命之初就開始了。不是每個家庭都能為下一代支付昂貴的衣服、鋼琴和最好的私人補習。為了應付租金和學費成本，許多夫婦決定只生一個孩子，有些甚至沮喪得連一個孩子也不想生了。經濟學稱之為「需求破壞」(demand

destruction)。提高汽油價格，人們會把外出行程整合以減少開車次數，或購買小型汽車。提高煙草稅，並不斷加稅，吸煙人數將會下降。養育孩子的成本增加，會破壞嬰兒的需求。

政府認為有需要提高出生率，否則勞動力將下降，同時老年人的數量將大增。但是國家會否向富人徵稅，為家境不富裕的孩子提供免費的日托服務和幼兒教育？在香港，這種入息轉移違背了「小政府，大市場」政策。在全球各地的宏觀層面，問題在於如何避免令國家破產。在微觀的家庭層面，問題是如何與鄰里競爭。

單親家長在買東西給孩子和騰出時間協助他們的功課方面處於劣勢。婚外出生的孩子被稱為「私生子」，他們在東亞地區僅佔兒童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在一九八零年代初的一孩政策高峰期，私生子幾乎不存在。過去幾十年，出生率在韓國、日本、台灣和香港一直偏低。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員感到擔心，有些甚至重新衡量傳統觀念加諸未

婚媽媽身上的恥辱。

競爭對男性與女性均構成傷害。男性在完成學業後，抱怨除非能有足以購買房子的薪金，否則無法吸引女朋友。不過，至少男性在參加求職面試時不會吃閉門羹。「女性在尋找工作的時候受到歧視……我們經常看到北京的年輕女性花費大量金錢去接受整容手術的資訊。」（註二）

## 廣告將持續壓抑出生率

由於廣告的作用，人們將繼續熱衷於購物。要是廣告沒有增加銷量，公司便會停止賣廣告以節省金錢。廣告強調享受、即時滿足和及時行樂。沒有錢的人聽到和看到這種廣告，會感到更大的焦慮。養育一個孩子意味著很多年的犧牲，這個字在廣告中是不存在的。犧牲及自制與消費不能調和。

我們看看這個思想實驗。為了減少競爭，增加鄰里之間的良好關係，並減少生育孩子的憂

慮，不妨在電視上賣個廣告。在一幢豪華的公寓大廈，兩個男人和他們各自的兒子，均作時髦打扮，正在等待升降機。孩子較大的父親對另一人說：「我的兒子有幾件不能再穿的衣服，它們的狀態依然良好，但是為他現在來說太小了。你的兒子會喜歡穿它們嗎？」另一人回答：「真是太好了，謝謝你！」孩子們微笑著，配以振奮人心的音樂。旁白說：「為了一個多合作、少競爭的社會，並保護地球，不要將穿不下的衣服丟進垃圾筒，而是捐給你鄰居的孩子。」

政府會製作與播放這樣的廣告嗎？大概不會。如果人們免費捐出舊衣服，他們就不會添置新衣服。消費者的支出將減少，成衣工廠和商店將抗議銷售量下降。遊說者將聘請社工或精神科醫生在電視上說：「二手衣服損害孩子的自尊，同學會嘲笑，結果造成他們終生在心理上的缺乏感。各位家長，如果你們愛孩子，千萬別讓他們穿二手衣服，即使是兄姊留下來的也不要。」

在廣告轟炸下，窮人和中產階層想活得像富人。他們夢想自己的衣食住行有型有格，假設社會精英有動機去生育後代的話，前者卻無力負擔生育成本。我們可以很容易找到一個社會，最上層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財富。設想一個出生嬰兒的數目足以保持人口穩定的地方，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人口生育百分之八十的嬰兒。在自然的情況下，男孩的出生數目略比女孩多，而不是每個嬰兒能活到成年，所以為了確保人口穩定，生育率必需為二點一。

### 貧富家庭各有困難

讓我們把數字簡化為二，如果一百對夫婦（二百名成人）有二百名嬰兒，那麼最富有的二十對夫婦就有一百六十名嬰兒（每戶八名），其餘八十對夫婦有四十名孩子（每戶零點五名）。這是不可能的！無論透過無需依靠科技的情婦抑或高科技的代孕母，富人仍無法生育如此之多。

如果窮人和中產階層養不起第二個孩子，佔少數的富人不能補足差額。有沒有人曾經收集統計數據，以支持最後這個說法呢？有關出生的原始數據被保存於生命統計辦公室，也有些機構計算社會上的淨財富。人們應該可以用電腦將相關數據聯繫起來，歸納出比如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人口擁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十五歲以下兒童，而中間百分之二十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兒童。即使有關結果是國家機密，政府高層官員需要知道它，以調整國家的人口政策。通過補貼幼兒園或房屋租金以糾正社會財富失衡的成本不菲，需要把財富從富人轉移給中產階層及窮人。既得利益者會極力阻止這些補貼。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從一孩政策推展至三孩政策，少數家庭會選擇生育那麼多孩子，但許多人仍會維持單身和沒有子女，或已婚而沒有子女（不論是由於健康不佳或個人選擇），或已婚有一個子女。淨生育率將低於兩代可以替補的水平。

人口總數將達至頂峰，然後開始下降，因為這是在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已經發生的事情，韓國即將跟上。中國夫婦抱怨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高昂，許多人不情願地放棄法律容許他們有第二胎的權利。為了自我補償，他們會買一隻狗或貓、玩電腦遊戲、購物和去旅行到他們負擔得起的程度。

前一段落談到每戶家庭的孩子數目。離婚和再婚令情況更為複雜。人口學家收集統計數據，並探討每名婦女生育孩子的比率。要準確計算每名女性的孩子數目比每名男性的孩子數目更加容易。政府官員（通常是男性）忘記了，男性也發揮作用。

在美國，一些家庭有四、五個甚至更多孩子，但是高生育率的家庭數目難以超過沒有子女或獨生子女的家庭。美國人口目前依賴移民而不斷增長。中國人口如此龐大，即使打開大門讓數千萬的外籍勞工進來，也無濟於事。香港已否決給予

外籍家庭傭工居港權。許多國家的公民對陌生人湧入感到威脅，無論是家傭或博士。本地人和新移民之間的摩擦是全球性問題，與政府性質無關。

### 什葉派穆斯林與天主教徒的不同方案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與中國人民共和國在地理上同屬亞洲大陸，但在政治、經濟和宗教上卻位處不同星球。在人口方面，兩國已迅速經歷「人口轉變」，由前現代社會的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平均壽命短，到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平均壽命長。伊朗目前也面臨著老年人口爆炸。德黑蘭國會正在討論是否禁止輸精管切除手術、收緊墮胎的規定，以及鼓勵大家庭，目的是將人口從七千五百萬倍增至一億五千萬。（註三）

伊朗在國際上受到孤立，貿易禁運窒礙經濟增長，但國家領導人的衣袖裡有一張王牌：他們可以訴諸宗教。

沒有人會在北京的電視出現，向全國宣布如

下：「由於外國的敵對勢力，我們的經濟沒有增長。在二五或三十年後，你的孩子可能只會比你富裕一點，但至少他們不會挨餓。我國有遼闊的領土容納所有人口，我們可以種植更多小麥。所以，各位家長，你們要有信心去生四個、五個甚至六個孩子。如果他們將來在地上不能成為富人，沒有問題！他們將在天堂上享福直至永恆。各位家長！你們不僅僅是為國家養育公民，更是為天主養育聖人。上主自會供給你們。」

無論伊朗夢是怎樣，中國夢要麼實現在這個地球上，要麼根本不存在。在政教合一的國家，生孩子是神的命令。在消費者社會，孩子是生活方式的選擇。伊朗會不會出現嬰兒潮？未來幾年自有分曉。

在香港，天主教會舉辦「抉擇周末成長營」，協助年輕人辨別生命的召叫，還有「夫婦懇談會」裝備伴侶應對婚姻的跌宕起伏。「出生權維護會」為面對困難的孕婦提供墮胎以外的選擇。

## 教會的婚姻關懷值得注意

湯漢樞機今年的復活節牧函指出「婚姻及家庭原是天主創世計劃的藍圖」，並有一些段落提到婚姻與家庭生活失敗的人。我們的樞機又關注那些在海外工作而長年與家庭分離的菲律賓女傭。

（註四）

基督徒的愛與忠信可以為賭博、酗酒、婚外情和家庭暴力提供出路。當家庭受惠，不僅個人感覺少些痛苦，連整個社會也獲益。長遠的好處包括減少孤寡老人，也減少因為家庭糾紛和離婚而被孩子疏遠的老人。

牧函注意到離婚問題，然而沒有提及那些有心而無法進入婚姻的人。現實中昂貴的租金和數量有限的高薪厚職，迫使許多成年子女繼續與父母同住。當這些「孩子」三十五歲時終於負擔得起盛大的婚禮和自己的小房子，新婚夫婦或許會生兩個孩子，但更通常是一個，有時連一個也沒

有。城市生活的壓力和人體衰老的生理狀況相結合，抑制人的生育能力。

天主教會不能為那些想結婚的人支付租金，但天主教徒可以與他人在社會問題上合作去應對諸如租金高昂和工時過長等問題。今時不同往日，相當大比例的現代青年似乎注定永不嫁娶。在這種情況下，天主似乎召喚更多人一生保持獨身。教區應否建立一個為獨身成年人而設的委員會呢？

### 令人沮喪的結論

減輕現代家庭承受的壓力，有中、長期的好處，從而緩解競爭激動的「負和遊戲」，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生兒育女。如果養家的壓力減少，不僅孩子和家長會更快樂，也有更多人願意生二胎，社會在二十年後將有更多勞動者和消費者。可是，在這二十年裡，父母只會購買生活所需，而忽視奢侈品。這將為那些提供奢侈品和服務的

人造成痛苦。廣告客戶將變得更有創意去吸引人花錢購買必需品。人們，不論是無神論者或宗教信徒，將繼續面臨鼓吹消費和享受生活的廣告攻勢。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這個或那個政府可以採用口號和電視廣告，鼓勵生育以促進國家的未來。這些口號和廣告將勉強湊效，它們會輕微推高出生率，但我預測，事實將會證明這些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徒勞的。市場上誘人而有利於消費的宣傳在全球各地所向披靡，除了在朝鮮，或者還有伊朗，消費實際上已經成為普遍人權。

北京政府曾以強力手腕使廣大人民群众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在地球上沒有其他政府在當年或現在有同樣的意志和力氣去複製中國的一孩政策。三分之一個世紀以後，即使是中國政府也無力將城市消費者的生育率提高到兩代替補的水平。扭轉人口發展趨勢不像重開先前關掉的燈那麼簡單。（註五）



中國日益城市化，因此它無法逃避其他富裕國家的命運：孩子減少，老人增加，人口達到頂峰，然後不可逆轉的下降。

最後，我希望這篇有關人口減少的短文缺少了甚麼，就像馬爾薩斯在他的《人口學原理》忽略了一些關鍵問題。讀者能夠發現嗎？

## 註釋

註一·沈嘉仁 (Michael J. Sloboda) 著，〈China, s Population: Frozen Policy and Creeping Aging (中國人口：凍結的政策與緩慢的老年)〉，《鼎》2011年冬季號第31卷總第163期(只有英文版)，頁57-64。

註二·柯穆琳修女 (Sr. Maureen Corr) 著，〈God created women and men in his own image (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男和女)〉，《Sunday Examiner》，2014年4月20日，頁11。

註三·「伊朗考慮以新法例倍增人口」(Iran weighs new laws to double population)，《南華早報》，2014年4月17日。

註四·湯漢樞機著，〈復活節牧函：請為家庭及將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祈禱〉，《公教報》，2014年4月20日，頁1。

註五·對聖神研究中心林瑞琪博士的私人訪談，2005年2月。 □